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八

諸侯之孝

不驕

易大有卦名九三公用亨字如于天子小人弗克

孔穎達正義曰五為王位三既與之同功則威權之盛莫甚於此乃得通乎天子之道小人弗克者小人德劣不能勝其位必致禍害程頤傳曰三居下體之

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専其有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

臣按諸侯以奉上為職凡土地人民非其有也即其處大有之時乘剛健而與五同功亦非其有也天子讓德于天諸侯歸德于天子德亦非其有也

夫然故雖處威權之極而自能亨通乎天子矣小人德不勝位其或有功則威權愈盛泰然不知所處而禍患隨之故曰小人害也亨春秋傳作享盖精白一心竭誠盡慎是內心之通也朝貢不失燕饗極懽是外心之通也皆為三之克順承六五之

象故盛極而不至亢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程頤傳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

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馳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程頤傳曰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辯之智也晳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辯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于滿極也

臣按九四過中之時席彭彭之盛有而不居其有此固非智者不能彼昧於盛衰之理盈虧之數者真愚者也然而欲求明辯之益須加學問之功仲山甫式古訓而後有明哲保身之美衛武切磋琢磨而始有睿聖之稱夫人固未有不學而可以為智者也

臣又按正義云匪其彭无咎者匪非也彭旁也謂九三在九四之旁九四若能專心承五非取其旁

言不用三也如此乃得无咎盖易之為書不可為典要在九三為公用亨于天子在九四則三為分權之臣四上近至尊而下比分權之臣咎之叢也能明逆順之理辯上下之分三雖至㦸五不可舍一意棄三歸五自得无咎春秋之時諸侯不奉王命而惟彊國是從是皆棄五歸三者也吴楚七國反而梁扼之不得前唐季諸畔連衡獨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庶乎其類于匪其彭者與

謙卦名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程頤傳曰三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謙德者也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

臣按諸侯太驕之患往往起于有大功故夫以功名終者鮮矣程子謂惟周公足以當之臣謂三代以後庶幾近之者其郭子儀與屢握大鎮始終一心不矜不伐可謂君子矣

微子之命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臣按詩稱湯之德曰聖敬日躋微子之恪慎肅恭其即成湯之心法與可以事親可以事神矣若一念之不敬而惰慢乘之足以危及宗廟而僇其先人其為不孝莫大乎是

文侯之命父義和文侯字汝克紹乃顯祖指唐叔汝肇刑始也刑儀文武用會合之使不離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亦指唐叔

臣按有國者將以上衛王室下保宗廟惟在法祖而已周自文武相繼典制詳明而選賢尚德以造有邦俾其後子孫世世守之毋隕越也故克紹乃顯祖乃諸侯之孝而肇刑文武乃所以克紹顯祖也齊桓問仲孫湫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秦襄公有存周之功而蒹葭之詩刺不能用周禮卒之魯終為守禮義之國而秦以驕暴亡也有國者可以鑒矣

詩衛風芄蘭篇名其一章曰芄蘭草名之支枝同童子佩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容刀兮遂瑞玉兮垂帶紳帶悸行止有節度兮

小序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臣按人君而不知為政以禮則雖其才能洵美且不足觀況其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佩其容刀瑞玉垂其紳帶非不悸悸然行止有節度而無柔潤温良之德以稱之則徒善其威儀而已童子之

目正如鄭詩刺忽為狡童傳稱魯昭公有童心大較狀其無知也易之大有戒小人言不臣也芄蘭刺童子言不君也一驕之害也

小雅采菽篇名其首章曰赤芾在股後王為芾服之于股以象大古之蔽膝邪幅在下幅偪也邪纏于足以自偪束也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鄭康成箋曰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臣按此與桑扈之詩言不戢斂也不難慎也受福不那

多也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者同成周盛時上之賜其下者甚厚下之事其上者愈恭赤芾在股謹拜跪也邪幅在下承趨蹌也皆以狀其斂戢畏慎無有怙寵而驕之意用能上下相保長永福祿若漢文賜吳王几杖愈蓄不臣之心唐之藩鎮一賜旌節即偃蹇而多背畔悲夫後世之諸侯盖多故矣

大雅抑篇名其一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臣按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持輪)之規位(中庭之左右)宁(門屏之間)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主誦書之官)之諫居寢有暬(音薛)御(謂近習也)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瞽史知天道)宴居有師工(樂官)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讀為抑)戒以自儆今按此詩凡十二章首章舉

其凡次章言敬慎也三章言顛覆荒湛即賔之初筵之指也四章不泄邇不忘逺也五六章謹出話也七章嚴屋漏也八章申言慎容儀也九章言恭為德基也十章戒滿盈十一章懼荒耄末章言天命之不易將喪亡無日也一篇之中流連反覆戰懼靡寧真與帝軒之刻輿几禹之勒筍簴湯之銘盤孟武王之為戒書同意千古諸侯之好學者莫武公若然臣謂武公不特足為諸侯師萬世帝王

咸所當取法也

烝民篇名其二章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順也順承天子明命使賦布也宣布王命

臣按古訓為先王之遺典仲山甫之小心翼翼以其能式古訓也蓋諸侯生而貴富沈溺宴安不知法戒此固禍敗之所從來也誠使好學不倦熟于前世之所以興亡治亂以其善行以其惡戒自不

至驕淫失道以取傾覆然臣謂式古訓又在禮下賢人使朝夕獻善敗于古訓益講明習熟不惟享令名善一身而已于以出為王腹心股肱爪牙處天下事必事與古會無一不得其當而維屏維翰國家其永賴之矣

江漢篇名其五章曰釐賜也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文王錫山土田于周岐周受命自召祖穆公之祖康公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六章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臣按召穆公有平江漢之功宣王賜之圭瓚秬鬯錫之土田勒策書廟器以昭告其先人功業赫然播之歌詠然公之勉宣王者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一不矜伐其武功之盛而惟憂文德之弗昭四國之不易洽也古大臣之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心

予為國者如是而亦以見古諸侯之不欲久假兵柄而惟願雍容助致太平也嗚呼盛哉

春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隱公八年

胡安國傳曰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失禮譏之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臣按恭而無禮君子以為辱執玉卑俯賢者之所譏是知平施之難也蓋謙不中禮矯枉過正其失不異于驕矣終魯之世多大夫之禍其亦公之有以啟之與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僖公四年

胡安國傳曰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

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名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慮之謹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于是乎衰矣魏武方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

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僖公九年

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臣按齊桓侵陳之後會首止以定世子伐鄭以討

叛盟甯毋以斥姦盟洮以謀王室伯業未為衰也即葵丘之會拜受賜胙凛凛乎視諸侯禮焉然桓公之時最强者惟楚自盟召陵以後有莫予毒之喜而諸侯之不恤于是乎鄭叛弦亡暨乎葵丘以後楚勢益强伐江滅黄伐徐而桓公方内溺于多寵外與姜氏會陽穀會卞與國亡而不能救救而不能力視昔日之城邢救許遷衛之勤而不徳邀乎其不相及矣故齊桓伯業之衰已萌于召陵至

葵丘之會固極盛而衰之際也先儒謂葵丘以前猶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甚矣成功之難居也

冬十一月晉侯周卒襄公十有五年

李廉曰晉悼公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于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孝而不廹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

慮之謀無輕逞輙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與八年九合則勤于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于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雍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

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于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未為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

臣按悼公局量不如桓公而天資近道有過之者使其有志于王道得大賢為輔于行仁義也其庶幾乎惟其不能然故僅以覇然跡其始終蓋以柔

道行之者甚類黃老也

臣又按悼公七年之中九合諸侯三駕而後楚不敢爭其功偉矣而終無矜伐之心此固其少歷艱難又承厲公驕侈克敵速之禍敗為戒而亦其能用賢納諫之力多焉觀其好田魏絳即陳周辛甲虞人之箴其既服鄭絳復以安其樂而思其終為規追至晚年衛人出君師曠復告以司牧之責與官師工瞽規誨箴諫之事君臣上下動色相戒始

終不替固宜其不自滿假也

楚子伐徐昭公十有二年

臣按方楚圍之未動于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離陳也屏蔽以自殊異其僭逼已甚及代郟敖後益驕始求諸侯于晉而即示之侈既滅陳滅蔡遷許其惡固以遠矣伐徐之役狩于州來將問周鼎求鄭田雄心過于穆王周穆王欲肆極其心徧行天下銳志窮於厲刃子革將諫王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

將斬矣喻欲以詞鋒斬王淫慝雖復感悔嗟其晚矣蓋十年之間天稔其惡而甚其毒叔向知之言不義而强其斃必速司馬侯知之言楚之方侈天將厚其毒而降之罰子產左師知之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楚之臣椒舉諫王宜示諸侯以禮遠啟疆王欲辱晉使啟疆諫止申無宇言楚禍之首正在諸侯無與爭子革無不知之獨靈王不悟也夫驕盈之積哲者亦愚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楚靈之謂夫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有一年

臣按惰慢邪僻之氣設於身體而中之存焉者寡矣故古之君子視不過襘袺行必協璜瑀所以養其外以齊其內也晉侯之受瑞成子之受脤郤隱之執玉鄭伯之視流行速晉厲之視遠步高皆以

驕而無禮禍之不旋踵恭為徳基信矣

國語晉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臣按文公十九年於外險阻艱難民之情偽既已熟知即位後猶學讀書于臼季若以多聞為未足宜其益知為君之難而謂始者之猶有易心也為

國者固不可以不學即不能盡行而愈于肆意妄
行者多矣

厲公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
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
昭昭私難必作吾懼及焉

臣按此范文子以厲公之驕盈而滋懼也多欲之
君方其有敵國外患之時未敢以逞也迨天益其
疾而使驟勝以驕之則私欲弘侈不可復制矣邪

諂小人所以長之逢之者自無所不至如長魚蟜之屬是也難至無日矣晉武平吴而躭内寵莊宗滅梁而暱伶官一私之昭也可不痛哉

鄭語桓公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穎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

罪無不克矣

臣按恃勢險而驕尤為不知所恃四岳三塗豈一姓乎即史伯之說欲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音浮騩山名主為之神主也）而食溱洧猶以形勢為言然其大指歸於慎典刑以守之斯則所可恃者故曰在德不在險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

臣按戰國諸侯王皆以下士相傾如擁篲先驅開第康莊者祗以攬天下諸侯賔客而非果能尊顯之也雖不敢以富貴驕士又將以得士驕人若文侯之於子夏也猶庶幾焉

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于浮邱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

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吴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

臣按敬勝怠必敦詩書近賢士而善日以長怠勝敬必惡聞正言見正人而惡日以長王戊之淫暴其幾見於忘設醴矣至於諫之不從而胥靡先王之耆壽蓋怙惡斯極也其得禍宜矣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于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臣按淮南厲王志復母仇椎辟陽侯闕下跡其怨

怒激乎天性盖可憫傷由無賢傅相輔以古誼知

善敗卒以怙寵不軌𤨏蜀道死盖袁盎之言曰上

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王亦自謂

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自前世諸侯所以禍亡其

成轍可覩矣彼昏不知誠有足為厲王悲者甚哉

人不可以不學彭城之所以讀其傳而太息也

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

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臣按獻王篤學好古從民間得善書必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四方道術之士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以奉獻王獻王得書與漢朝等而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招致率多浮辯獻王

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夫秦燔書籍學士大夫目不及見古文而能窮探而力致之者固已僅矣獻王生長天家獨能出遺經於煨燼散亂殘脫之中而幾使之完今學者所傳毛氏詩固獻王好之最先也左傳又王立之博士者也周官王得之李氏者也禮記王

得之以獻所為一百三十一篇者而二戴從而删之者也樂記又王所作而雅樂久廢王考而獻之猶得隷于太常者也六經之僅存得王表章為多不獨于漢藩輔為卓爾而功于儒者亦偉矣迹王身端行治温仁恭儉蓋得于經籍者深可謂躬行之而效者而非徒以其文已也若淮南之溺於神仙黃白楚王之好伊蒲塞桑門好非其所可好既以致禍亡而江左諸侯王多從容文藝登高吟咏

率有製作邸第客省賓朋尤盛斯所謂務華絶根者亦無足覩矣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信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爲歎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

臣按東平王蒼好經書能文章值漢中興贊定禮

樂多所匡益旣懼盛滿懇辭歸藩歷明章兩朝寵錫彌蕃而謙退彌至敬賢下士常若不及真有得於為善之樂者夫位望疑逼而能遠寵全身享有禄位此非獨天資近道盖得之務古之力為多斯固非明哲者不能也自漢世諸賢王前有河間後有東平以之並稱良不誣矣

魏中山恭王衮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

黄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衮曰夫生深宫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

臣按黄初時檢切藩國法令峻廹諸侯皆汲汲無歡獨衮好學畏懼詔書屢嘉臨終戒世子汝幼少早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接大臣以禮事兄以敬恤弟以慈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若衮者豈不善始善終哉賢於陳思遠矣

宋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帝與義恭書戒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追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敝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

日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畧所
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
慮此實為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
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
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
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
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
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

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臣按周之宗盟常入為卿士王朝而出為牧伯當其在朝則佐天子議政廟堂之上董正治官平均萬事如周公名公太公之為師保傅股肱周室夾輔成王者是已其出也則統六師之權分九州之任務巡行勞來萬民宣布朝廷德威征討不庭為職如周公左召公右而後則有畢公君陳又其後

則有方叔召虎皆允文允武為憲萬邦炳炳麟麟
不朽史冊自秦罷侯置守漢初頗因之諸侯王皆
就國衣租食稅不與朝廷事永平間親藩之令者
僅與聞大政然益謙讓天子亦不欲久勞之而自
晉世懲漢魏以來孤立之弊始大封宗子各畀重
權入則竊執太阿恣弄威福出則握强兵擁大鎮
皆愚騃驕暴不恤國事弄兵喋血而晉隨以亡然
自是以後諸王之任相循不改終五季之世預國

政典諸州者非同姓莫與也而諸王皆年少闇于大誼不知創業之艱難不知萬民之勞苦䏻于逸樂昵于嬖倖謂天下事可專意獨行斷決在己志之所欲雖違必行意所不存即善必棄弗虞于衆弗稽于古以此執政其有濟乎而其受任方岳者則多殖貨財廣作府舍委政籤帥信昵便辟倡優子女不絶于前𢹂蒱弋獵鬬雞走狗之娱畧無輟日佐史莫敢進其言大將罕得見其面士卒逍遥

怨望時時有清人祈父之憂而猶以為兵强財富莫可誰何也然而强臣跋扈于內叛將豕突于外不聞陳一兵發一矢以恤君父之難而顧以覬望取利或乃自相禽滅以陷于不孝不弟之大惡如有梁之末造豈不痛哉夫識卑而地高才短而任鉅知樂而不知憂從已而不從衆未有不上下解體而事隨以債者也文帝之戒義恭可謂盡睹斯弊矣

魏彭城王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為世宗所留勰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閒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臣按魏室宗藩之賢彭城為冠史稱其孝以為質忠而樹行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者洵矣其謙挹

之性欲避位者數矣然終不免所居之勢然也夫惴惴小心者猶或失之況如咸陽北海以驕汰濟之者乎

北史南安王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引見于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于私庭令聞彰于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患所宜慎者畧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謾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逸遊

不擇交友三者不去禍患將生而禎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孝文以禎孝養聞名內外特加原恕

臣按經以事親事君立身為始中終之序南安身為藩輔而暗于守貴之義葢其天性肇始而不能勉厥中慎厥終則其孝養亦不足言矣

唐霍王元軌所至閉閤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以見

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臣按元軌經學文雅比於間平孝行幾乎曾閔畢躬禮賢練達故實常遣國令督封祖令請貿易取贏答曰汝當正吾失乃反誘吾以利耶蓋其識量過人遠矣時號王元嘉亦好學藏書至萬卷以古文字叅定同異閨門孝謹尤為世所稱云

寧王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常以書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

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絶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也虞帝至聖舍象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此朕廢寝忘食所慕歎也頃因餘暇選仙録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永無極矣

臣按史稱明皇友悌近古未有列第宮側連榻燕飲勞賜相望歲盡付史官賜目必數百紙致鶺鴒集麟德殿樹者千盛矣哉尋五王獨隋王隆悌早薨憲與申岐薛俱令終夫豈獨帝友愛亦其有以善居之也然岐坐與善讖緯者遊薛坐妃弟言休咎幾獲罪憲終始一無間言豈非尤謹畏者與

宋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於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

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

臣按宋世宗室多矣鮮以驕貴敗者濮王之子孫衆多尤皆有令譽好學篤行多以賢孝稱夫亦其教之之力與故夫敬宗收族之法教育選舉之方所宜深講而知大宗正者尤宜妙簡親賢爲宗室儀表庶乎好學者知所勸而宗子之材者彬彬輩出矣臣嘗讀魏了翁宗藩文類序曰古之待同姓爲之宗法以統之爲廟室以序之爲氏族以別之

為國邑以處之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教者未知其何如也學誦弦于瞽宗詔論說于東序見道德于成均攷中失于王闈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於澤助祭于廟燕毛於寢友之以俊士造士行之於公族公路無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則分有別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國邑則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

不為十六才子周召毛原有不可得矣自周之季
惡孅畏偪自剪其類本根無庇以取孤危者無世
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創魏唐初鑒隋若知所以亢
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懇之心深長之
慮故封疆過制教養無法不驕佚以喪已則借踰
以覆國乃使生乎帝王之胄者反以斂名遠勢韜
光晦明為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過儲思經術
寄情詞翰若同姓之卿與國共休戚者反若非已

所知嗚呼相承至此亦不思甚矣國朝厚倫之意已非前代所及至裕陵以後又增為教育選舉之法文武之彦彬彬輩出其冠進士擢詞學舉童子者是猶以詞藝稱三百年間内而宰輔侍從外而監司牧守功施社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嗚呼菁莪豐芑之積棠棣鄂華之盛乃至此而況有衍未艾者乎了翁之論如此抑臣又讀明鄭曉同姓諸王傳序明初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

匝三垂燕寧遼谷代晉慶秦肅九王皆近塞下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于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部兵耀武盖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大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于六國必無坑沈之禍迨其弊也盤石雖堅髖髀莫解建文數年間雉罹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而齊谷不悛二叔不靖自

是以後彝臯日嚴一不律奪祿再不律奪兵三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絶踪于魏闕令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盖四萬有竒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横困窮則濫一也而不為之所可乎合二臣之言觀之有宋教育之方為庶幾焉明世諸藩富貴者多以驕淫失道亡而貧者至無以自存敬宗

之意衰矣臣於親九族條已備言之兹復竊申敎之之義以為折驕萌之本云

金豫王永成明昌二年坐率軍民圍獵解職奉表謝罪

上賜手詔畧曰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慎者修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

永成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有驕色自號樂善居士

臣按永成初以遊畋獵獲戾詔書稱引經文戒諭

懇惻晚年進德服訓不驕侈亦文士切磋之助乎

位在藩臣高危是懼三復經文而不克保者未之

有也

元太子珍戩初封燕王世祖七年秋受詔巡撫稱海至

冬還京聞謂諸王札拉呼及從官巴延等曰吾屬適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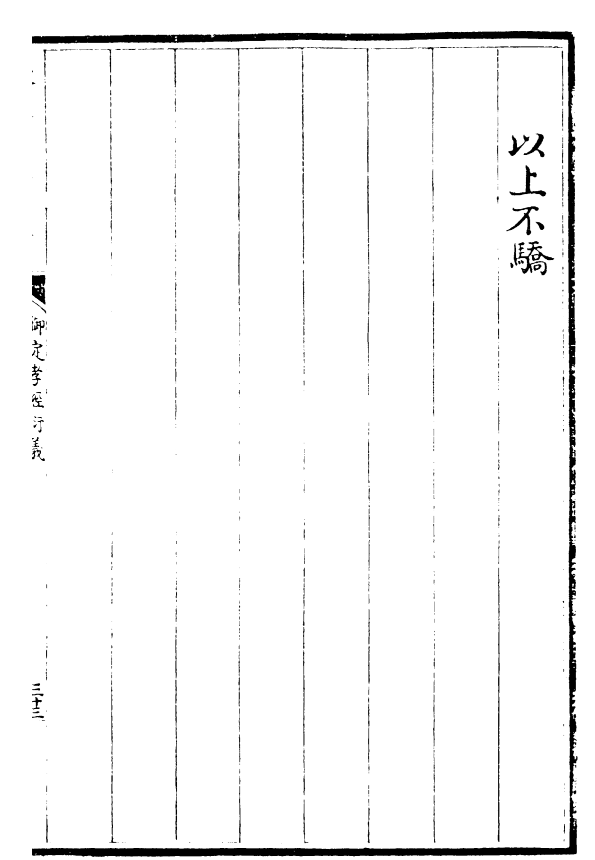
兹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聞之於是色埒默曰

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己巴延曰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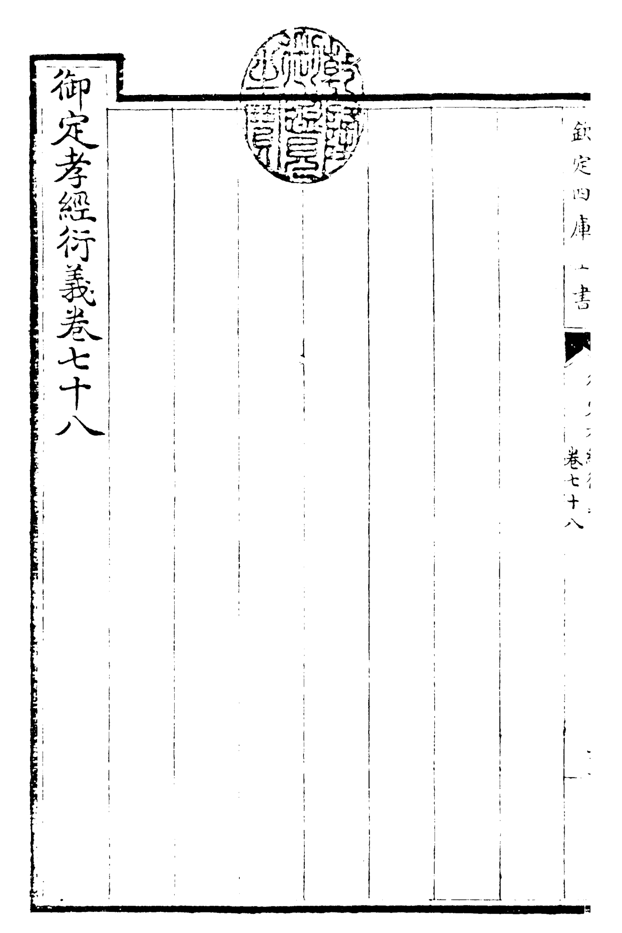
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一為欺罔則後雖出善言人

終弗信一為盜竊則事雖未覺心常惴惴若捕者將至札拉呼曰我祖有訓長者梢深者底盖言貴有終始長必極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輟也王曰皇上有訓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敗吾觀孔子之語即與聖訓合也

臣按珍戩奉藩與諸臣軍中各言所志能凜奉君父之訓惟恐失墜可謂孝矣大心者驕之萌也危之階也珍戩所謂孔子之語其即經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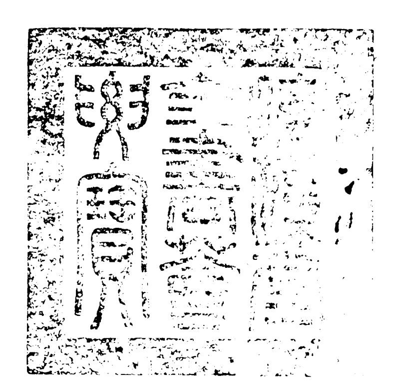


以上不驕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八

御定孝經衍義 卷七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魏廷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六十五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九

諸侯之孝

不溢

易節卦名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頤傳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

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六四安節亨

程頤傳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為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無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李光曰居近君之位能以卑遜承上安于臣節者也

臣按澤之有水滿則不容君子觀于此而知溢之不可也故受之節凡多寡之數隆殺之度莫不從而爲之制而欲人之存於中發於外者無不商度計議以求中乎自然之節而德行立矣此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九四爲近君之位蓋諸侯之屬勢處疑偪浸浸乎澤上之水矣而能無上溢之虞有就下自然之美與九五甘節之主相得益

章夫安往而不亨然安節謂柔順從容一無勉強誰其足以當之意惟伊尹之弗居寵利文王之小心周公之赤舄几几者與桓文凜凜祗奉王章不敢隕越而身自違之者多矣此即久假之而不能安者也諸葛亮云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又云不別治生以長尺寸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嗚呼此亦庶幾乎安之者與

書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慢也）淫各守爾典以

承天休

臣按各守爾典即謹爾侯度也匪彝慆淫正與典常之道相反國家之敗靡不由之湯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者以此故願凡我造邦共戒之也伊訓所言三風十愆即匪彝慆淫之實故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

詩鄘風定之方中篇名其卒章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朱熹集傳曰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

臣按塞則朴實無偽不長浮誇之習淵則謀慮深長不快目前之安立心如此自然收斂振作一時改觀故其涖民也必勤如夙駕桑田是也其居身也必儉如布衣帛冠是也其制度興作必以禮如

建城市營宮室合於天時協于王制是也其狀集
散亡卒致完富豈偶然哉

魏風葛屨篇名

小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
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篇名

小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園有桃篇名

小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廹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唐風蟋蟀篇名

小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從禮也詩以刺晉僖公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陳風宛丘篇名

小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曹風蜉蝣篇名

小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臣按唐魏之君感陶唐虞夏之餘思雖復儉不中禮而憂思深遠猶斤斤不敢忘先世節以制度之意亦所謂苦節不可貞者也陳幽之荒樂無度曹昭之奢而廢法則不節之嗟其何咎矣然而魏風始刺儉後俱刺貪至碩鼠而貪斯極唐風始言好

樂無荒而山有樞即刺昭公政荒民散甚矣哉儉勤之難終而封靡之易長也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禮記郊特牲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鄭康成注曰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錫音陽

孔頴達疏曰諸侯惟合軒縣祭用時王牲擊石磬得舞大武故詩曰方將萬舞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

臣按諸侯之禍莫甚於僭始也諸侯僭天子繼也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所謂不奪不厭者也然自成王以天子禮樂康周公僭端見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王室日以陵遲至東遷而斯極矣齊桓晉文有翼戴天子之功而庭燎之百自桓始也隧

之請自文始也終春秋之世諸侯之謹王度者無聞焉而周之不絕如綫矣禮曰君天下爲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言大權之不可下移而折亂萌之必自上也昔周之先王待諸侯可謂以禮矣畀之以土田分之以彝器饗之以鐘鼓錫予之以衮黼車馬恩澤厚矣上下有等貴賤有章明微别嫌尊無二上未賜弓矢不敢征也未賜斧鉞不敢殺也未賜圭瓚不敢不假鬯也五載一

巡狩朝天子明堂之上有加地進律之賞有絀地削爵流討之罰其節制嚴矣惟其待之也至厚故諸侯莫不懷其德惟其限之也至嚴故諸侯莫不畏其威上下相安君臣交欣播爲詩歌然天子猶不忘戒之也則勗之以令儀令德嘆之以不戢不難言寵之不可恃而令之不假易也蓋所以防其覬覦而杜其僭侈者至于如此惟周公懿親有大勲勞以殊禮禮之不以爲偪然亦所謂作而不法

後嗣何觀者也夫得臣如周公可以過予爲臣如周公可以過受而卒交失之況非周公而予取不其兩傷乎夫以禮禁亂猶以坊止水以舊坊爲無用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用必有亂患禮者君之大柄也欲絶諸侯僭端尤在謹持太阿勿授人柄哉

春秋春公觀魚于棠隱公五年

胡安國傳曰齊景公問于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儛

遵海而南放於瑯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

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

出令隱慢棄國政逺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

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

能無鍾巫公祭鍾巫之神館于寫氏被弑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張氏曰益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

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遑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僖伯之忠諫而遠從事于遊觀非所以爲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遵禮循法以隱公爲戒也

臣按經云制節謹度鄭註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矢魚于棠見公之縱欲不自

克以禮故夫遊觀乃敗度之大者也出不以王事不以民事而惟一已之欲是徇不至于流連荒亡不止則豈惟侯度之不恪而傷財害民有不可勝言者此又費用無節之所自來也國雖富可立貧可不戒哉

初獻六羽隱公五年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

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胡安國傳曰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馬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于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辯矣聖人因事而書所

以正天下之大典

臣按天子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大為之坊以杜僭竊之端也成王念周公勲勞而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以天子之禮樂康周公而公之子孫不能善承公之志以辭王之寵命蓋交失之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書初獻六羽明其舊之失以冀其方來推干羽之僭以例其餘然隠公第以仲子别

宮不敢同羣廟故降用六佾而羣廟之八者如故也且夫仲子妾也用六羽猶以妾僭夫人也後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禮如小君由隱公之啟之也聖人書六羽特以明用八之失而未嘗以用六於仲子之宮為得也終魯之世凡僭禮率皆無攺故聖人於魯郊屢書特書焉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以戒而書禘者二書雩者二十一皆於失

禮之中從其甚者爲書其餘不書者蓋不勝書也
楊子曰天子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于僭僭莫重于祭夫禮之失也不于厲宣而降而於成康僭之始也不于列國而於周公之子孫夫子所以重惜之也

夏城中丘 隱公七年

胡安國傳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

汪克寛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廐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三十二年城小穀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部哀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皆以春此城中丘九年城郎桓五年城祝丘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郛定十三年築蛇淵囿哀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郛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毁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以秋是不時也桓十六年城向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

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鄆九年城中城襄十二年城防十九年城西郛城武城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漆皆以冬脩城得農隙之時定公墮郈費以弱私家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滅繼絕仲孫蔑會晉定城成周以藩王室皆合於義而亦書之

臣按凡土功之興勞民費財無有紀極是不能制節也諸侯國邑高卑廣狹皆有王度城築之役必

待天子之命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又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春秋之城築俱不稟王命且多踰制是不能謹度也卒之民疲弗堪莫與共守其國如春秋之書梁亡者可鑒是不能長守富也然所謂城者毋論內外猶有設險守國之意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君子亦以爲譏若夫築臺築囿築館新延廐作南門之類此爲害義之大者而亦無論時否矣夫晉築虒祈之宮而石言於魏榆楚成

章華之臺而師潰于訾梁其足以逆神人而名怨讟者至於如此而世猶不知戒也輓近世諸侯之制無分土分民之責城築非時之役蓋亦無有而宮室苑囿峻宇雕墻之盛往往相競而未有已功過於使鬼力盡於勞人不念高明之已瞰不知歌哭之安在此蓋寬饒之致歎於傳舍而姚坦之危言于血山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公元年

胡安國傳曰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于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内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與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

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臣按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今二國以祊近於魯許鄰于鄭相與假

易各便其私是謂天子不復能廵狩矣是謂六年五服一朝之制可廢矣不謹度之大者也又况易之不足而重以璧乎夫天子特異之賜不敵一璧兩國先君之寵亦不敵一璧夫豈以君親易吾璧也則其徇利滅義有不待爭奪篡亂而知其極者矣春秋于易田一事書之甚詳隱六年先書鄭人輸平八年三月書歸祊庚寅書入祊至此終之以璧假焉深誅其去仁義懷利相交接也嗟乎夫利

誠亂之始也豈不信哉

春正月公狩于郎　桓公四年

胡安國傳曰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敎振旅遂以蒐中夏敎芨舍遂以苗中秋敎治兵遂以獮中冬敎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

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

臣按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蓋文王身爲西伯庶邦諸侯之所取法當待之以正正者節度所在不敢者制之謹之而不踰其幅也古者諸侯田狩不過郊皆擇山林蓊密之地爲桑麻廬井所不及者如魯狩大野此其常所也今

乃違其常所遠至于郎春秋所以深譏之乎黄憲曰諸侯之田凡以靖民也故社以示之禮振旅以示之威驅逆以示之武蒐于春宣陽氣也苗于夏扞嘉萌也獮于秋順休令也狩于冬導陰滯也四時之田獵皆所以廣仁也禮曰諸侯既田則齊明盛服告于宗廟惴惴翼翼若有臨鑒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媚有獲虎豹者則命之曰制爾以猛有獲梟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使百官皆懼而

奉職不懈由此觀之古者諸侯于田狩之際其用意蓋深遠矣如魯桓之非地不亦曹乎夫魯常築郎囿矣蓋即其地而囿之又有鹿囿有蛇淵囿然其蒐比蒲蒐昌間不聞即囿以蒐田而仍馳騖于稼穡場圃之地則又何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莊公六年

胡安國傳曰俘者二傳以爲寶按商書稱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衛寶則

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于篡弒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臣按諸侯世國是生而富者也夫豈患貧所謂長守富者欲其約已自奉制用有節不至奢而犯禮而非徇於貨財封殖無厭之謂也利不可盡欲不可長貪以濟奢而禍敗隨之故夫欲富者非守富者也兢兢焉知富之可懼者乃不失富者也魯桓納郜鼎而寵賂章虞以貪璧馬而輔車亡曾衛朔篡位之不問而利其俘乎開黷貨之門啟爭奪之禍非惟不義亦不利矣

秋丹桓宮楹莊公二十有三年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莊公二十有四年

左傳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臣按丹楹刻桷左傳以爲譏侈公穀皆譏僭于節

度交失馬且莊公忘父之仇而𥹋飾其宮以誇示齊女爲不孝之甚御孫大惡之諫微辭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成公二年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炭以瘞壙益車馬多埋車馬始用殉重器備葬器甲兵之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旁飾上飾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僭用王禮

乙亥葬宋文公成公三年

胡安國傳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于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于惡而益其侈無疑矣

臣按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先

王之明器所以斟酌於有知無知之間而爲之節仁之至義之盡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故知以生之道待死者已失神明之意而況窮奢極欲以奉無益之費而僭天子之禮者乎夫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而特以誇耀淫靡之俗上累先人儉素之德既非所以繼志而卒以啟將來丘隴不可知之禍亦非所以寧其寃魄也則其不孝之罪又豈

獨以其奢而犯禮哉

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猶徧也）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音預）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

不曠也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
過再宿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
曰次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
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哀公元年

臣按夫差志復父仇廷立人出入誚讓已三年竟
成其志棲越於會稽之山可謂孝矣跡其所以禍
亡以得志後不思先君之儉德内耽于逸樂外競
於會盟纍師中原疲民以逞仇讎在邇曾莫之懼

以坐爲所乘悲夫人君以多難興以無外患亡者衆矣故范文子以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杜預以爲平吳之後方勞聖慮哲哉其言之也

國語晉語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臣按悼公升臺之樂以見士民之殷富也若司馬侯之對則以德義為富也人莫不知人則明知已則昏故往往以後人而復笑後人若善其善以為已行惡其惡以為已戒斯可無目睫之譏而物我異處不至於更相笑矣

楚語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賢受寵服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

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材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騑即鄭子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也）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

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彊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縮（取也）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

臣按靈王之所美者土木之崇高彤鏤也所悅目者觀大視侈悅耳者金石匏竹昌大囂庶也猶可言也至臺成而所與共者富都那豎也長鬣之士

也亡人也逋逃者此尤非人情即以中主處之猶知其一無可樂矣而當時固藉之以爲耳目之娛亦獨何哉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臣按經言保社稷和人民左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乎土地者也土地之大小廣狹有定制狡焉思啟封疆且非所以各守爾典而況日見侵

削也土地非人民不守人民非政事不治政事所以和其人民者也貝玉具而貨賄彰則隳乃政事矣若韓子之求鄭環秦人之易趙璧懷之者幾於賈禍也且珠玉是寶則侈肆是崇其他物稱是者又將無所不至也及身之殃豈得免哉

漢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于天子出言警入言蹕

臣按梁園之盛人多能道之賔客亦多聞人然皆工詞章罕聞正道不能輔王於誼羊勝公孫詭復以奇邪計行其間而王竟以怙寵敗矣故諸侯之於賔客必其賢者孝王曰招延四方豪傑如其賢也東苑平臺方諫諍之不暇而侈從遊爲樂乎

濟南王康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國相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

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而令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内第觸犯防禁費以鉅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遊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

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蓄節遊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臣按何敞之諫即援經文可謂明切其陳奢侈之故亦深中乎當世而為言者與大抵諸侯盈溢之禍有數端焉輿馬一也珠玉二也多蓄奴婢三也廣置姬侍四也庄田五也多起内第六也鷹犬遊獵七也凡所以好殖貨財要皆為此夫古者欲節儉守富令也以奢侈之心求富何其拙於用富也

宋太祖餞衡陽王義季於武帳岡上將行勅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有饑色上乃謂曰汝曹生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儉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敎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以播

之于九服矣高祖思固本支崇樹禋禖後世遵守迭
據方岳及乎太始之初升明之季絶咽于衾衽者動
數十人國之存亡既不足繫早肆民上非善誨也
臣按太祖于江夏衡陽南郡三王皆有苦言至戒
武帳罔之勑諸子善哉予亦可謂知難者與夫少
長豐佚者不知稼穡艱難正使居約習儉若猶懼
不克而可遽列方岳早據民上乎尋高祖起細微
既得大寶不忘隱約其詒來世以儉者可謂身先

之矣而五王之能率是訓者卒亦罕焉豈非崇樹
襁褓者失與義季于五王中名能節儉蓄財省用
然以酣酒終雖曰避禍其亦未聞夫衛武之戒矣
梁臨川王宏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
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
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
懽宴惟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邱陀卿往與宏及江大
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

屋所宏恐上見其財貨顏色怖懼上意彌信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帝與陀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

臣按史稱宏數以罪免縱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

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寳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之道路又宏都下有數千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覩史所稱如此宏之貪淫不道蓋亦罕有而武帝始以洛口百萬之師委之既復崇以台司任以政事知其富溢乃更坦懷則所見者眞淺近而無深長之慮矣且生活大可不知

緣何得之非其寅緣苞苴刻剝攘奪爲怨府爲禍門者乎宏及身僅能自免而子正德正則又濟之惡正則徙死正德卒啟侯景之禍以自及宏貪侈之招也時有錢愚論譏宏甚切噫誠愚矣

魏宗室權倖之臣競爲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囿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鼓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于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河間王琛每欲

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窓戸之上玉鳳啣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晶鍾馬瑙椀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貨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銀繒帛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為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

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

唐滕王元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上常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爲錢貫二王大慚

臣按經言不溢守富輓近世諸侯王皆欲聚斂致富此政相反葢諸侯受命王朝撫有一國不患不富惟其富之足患故歛然不欲少溢取禍若不智者獨患不富以爲一富皆無足患聚之不已散之

必速徒所以甚其毒而降之禍也夫諸侯用度故有尺幅車服有章宮室高卑有制媵御有數臣僕有等燕享有節薦羞有品弋獵有時賞賚有宜無珠玉之好無聲樂之奉無狗馬之娛率循是道以奉王章以承先祀長有是富永永無極矣惟其不循是道侈心一萌僭差日起惟憂府庫之不給谿壑之不充于是恣意聚斂貪冒不止追財帛饒溢願欲彌多其入之也校計毫釐之間其靡棄之也

豈惜邱山之積而天道禍淫鬼神斯害思曩日之豪侈願委身于匹夫而豈可得哉如高陽河間之禍斯可爲鑒戒必也裁損之方當自上制則高宗錢緡之賜其諸張武之金與

金密國公璹世宗孫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咏爲事時時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功璹父越王薨後稍得出遊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顚沛奔走璹乃盡

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

客至貧不能具酒有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

大定明昌世宗章宗時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

也

臣按璹之終始可謂貴而能貧者與當時俸入少

而能安于淡素是亦制節謹度之義世之嗜利苟

得者其初蓋託于俸入少家口多而始為致富之

計其繼也為無厭之求於卒也而并失之君子所

貴乎安節也

以上不溢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九